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  
第二十回 一帆風滿載返春申 三馬路重思興舊業

上回說胡寶玉住在廣東已將半載有餘，雖蒙粵客垂青，爭相報效，積了萬餘金銀與許多珍珠寶物，然私囊已飽，慾念難消，忽想及在申一班相識，不覺動了思歸之意。況近來這幾天，伍大人與區老爺皆有事不來，差人前去打聽，方知在善堂中議事，辦理賑濟一切，昨天一同動身，往別縣察勘災情去了。即祖梅、選仁也去幫辦，大約要耽擱一兩月，方得回省，把賑務辦理清楚呢。寶玉得此信息，正是動身回申的機會。不然，他們待我甚厚，我不便一朝決絕，脫然而歸。雖不能說我捲逃，勢必議我寡情。如今趁他們不在這裡，從速一走，即使將來會面，我亦有所借口了。至於別的客人，縱現下在我身上化過幾百塊錢、幾件東西，更是平常，有什麼恩？有什麼義？今日他有錢來，我就認識他，叫他幾聲「大少」；如果沒有錢來，我便與他陌路，這是堂子中的門譜，更不必放在心上。只須我揀定好日，要走就走，何用多所牽掛，戀戀著這班人呢？況住在此間甚是悶悶，把身子都縛住了。除去了珠江一帶，別無可頑的所在，借此消閒，怎及得在上海的時節？日裡可以坐馬車、遊園，夜間可以吃大菜、看戲。只要有錢，盡我受用。今此地件件沒有，豈不要悶死嗎？而且結識的富商，往來的貴客，大半是有錢的村牛，蠻針瞎灸，橫衝直撞，怎解得溫柔風味、纏綿雲情？欲求一如郭綏之一樣，竟然渺不可得。但照這般說來，難道綏之不是廣東人嗎？不知他在上海，閱歷已深，洞中要竅，平日把花叢研究，不但言語也改變，抑且性質也轉移，故與若輩不同，能得寶玉的歡心。惜乎出了天花，將極好的美少年變作極醜的大麻子，以致兩下分離，割斷了一段孽緣。閒話少敘。此刻寶玉心裡決計歸旋，便與阿珠商議搬運之策。阿珠道：「倪故歇轉去是唔啥，不過用脫格種好生意，像煞可惜點罷哉。如果一定要回上海，我也弗好阻當，但有一說，倪格幾化銅鈔銀子，若帶現格去，路浪恐怕勿小心，露仔眼末那處？俗語叫『財不露白』，格倒頂頂要緊，終要想點法子末好運轉去。」寶玉道：「要末寫張匯票，匯到仔上海罷。」阿珠道：「好是蠻好，終勿二分穩當，而且撥別人容易曉得。倒勿如多打點金葉子，放勒箱子鋪蓋裡，阿比匯穩當點介？」寶玉道：「倒也勿差，准其替奴去辦末哉。不過日腳勿能長遠格。」阿珠道：「格是自然，包兩三日就舒齊阿好？」寶玉又道：「倪格套紅木家生比仔勒上海格更好，用脫俚末可惜，帶俚去末難拿，到底哪哼呢？」阿珠道：「有啥難拿介？只要多叫幾個腳夫，扛下仔船，船浪格茶房多撥俚點酒錢，叫俚放得好點，勿要碰傷壞仔。一到上海，用兩部塌車，車到仔格搭，並勿萬難。況且倪人手也多，諒來終看得完善格哉。想阿對佬？」寶玉點點頭，順手取過歷本一看，揀定□月廿五日動身。今天已是□九，相距僅有五日後，不免有一番忙碌。兩人計議妥當，諸事托阿珠辦理。先將細軟物件收拾收拾，裝箱打包，自有娘姨等幫忙，不須寶玉費心。且寶玉囑咐一班用人：凡有客人到來，一概不許提起，免得臨時糾纏。這幾日別無書說，惟預先買好了船票，定好了房艙。

等到動身那一天，把在此間所用的人多出些工錢，盡行打發開去。陳家船上也差人關照一聲，然後僱了廿幾個腳夫，將鋪蓋行李、箱籠物件，以及幾房間的紅木器具開了一篇細帳，約有一百餘件，零星各物不在其內，一並扛抬下船，命相幫、娘姨等押著，因衣箱中夾藏金葉，更加要謹慎小心，到船後還須照帳檢點，以防走失之虞。又喚了兩乘小轎，寶玉與阿珠坐了，各帶一隻隨身箱子，都是珍奇寶物，故放在轎上不令腳夫挑扛，以昭鄭重。至於租住這所房屋，已於昨日退租，自有房東前來收管，不須交代。

且說寶玉仍帶原來的幾個用人，押行李者在前，寶玉阿珠的轎子在後遠遠跟隨。約摸有一個時辰，已抵輪船碼頭。阿珠先行出轎，看那行李發了下去。照帳點過，方來攙扶寶玉，即命轎夫開了箱子，一同下船，上了兩隻扶梯，始進房艙。寶玉取出幾□塊錢，打發腳夫、轎夫去訖，即問娘姨、相幫：「東西可曾點驗，裝入貨艙？」娘姨等一齊回說：「硬家生盡行堆在貨艙，其餘貴重細軟的，隔壁房艙內有好幾件呢。」寶玉聽說，心才放下，便與阿珠閒談。想起此番來粵，初不料如此風帆扯足，滿載而歸，不禁□分得意。且輪船開行之後，雖不免有些風浪，寶玉卻經過一次，並不嘔吐，甚是安穩。在舟中一無所事，惟看看海面的風景，談談在粵的情形。

過了一天，忽聞隔壁房艙中有人說話，也是廣東口氣，聲音很熟，即命阿珠前去窺探。認識是姓馮的客人，號叫惕勤，曾經在上海叫過寶玉的堂差。雖非殷實富翁，而揮霍頗豪，前在老旗昌開廳吃酒，叫了一百幾□個局，弄得廳上的坐椅都不夠了。他還興致勃然，有意與妓家作難，猶是揮箋不已，妓家只得向他哀求，方才停止。只此一端，已想見他的豪闊了。今天阿珠見是惕勤，即忙入內招呼，叫了一聲「馮大少」。惕勤正與朋友閒講，耳中聞得有人叫喚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胡寶玉身旁的大姐阿珠，便笑逐顏開的問道：「你是阿珠嚇，為何也在這裡呢？莫非跟胡先生回上海嗎？」阿珠道：「正是呀，倪勒廣東住仔半年多點，為啥大少一逮才勿到倪格搭介？倪認道大少勿勒廣東，格落府浪住格場化，倪打聽才打聽歌，早曉得大少勒裡，倪隨便哪哼，終歸要尋著格。」惕勤笑道：「我回廣東，在家中耽擱得一禮拜。雖知道你們在這裡，我實在沒有工夫上你們家裡來，直忙到昨天上船，整整忙了七天，終日在外面幹事。幸而你們不曉得，如果曉得來找我，也撲個空呢。」阿珠道：「照大少實梗說法，格倒怪勿得，阿殼張勒裡船浪，倪搭會碰著格，總算有緣。倪就勒勒隔壁，阿高興過來搭倪先生談談佬？」惕勤道：「原來你們就在隔壁，怎麼昨天未見你們呢？」阿珠道：「倪格搭房門一逕關勒浪，所以大少看見。倪今朝聽得大少格聲音，格落倪先生差我來看格呀。」惕勤道：

「怪不道沒有瞧見，原來有這個緣故。我此刻便跟你去，見你家先生可好？」阿珠道：「蠻好蠻好。倪到仔上海，還要大少照應倪點，常常來來，像前頭實梗介。」惕勤道：「曉得曉得。」說著，又向那位朋友道：「華東兄，我去去就來的。」方起身跟著阿珠來到寶玉那邊。阿珠先走進去，向著寶玉說道：「馮大少來哉。」寶玉見是惕勤，即忙叫應讓坐，先敘了一回寒暄，惕勤方問道：「你在廣東半載有餘，諒必得意。我聽得別人講起，說你名兒很大，牌兒很紅，怎麼忽然要回上海呢？」寶玉未肯實言，便隨口答道：「奴勒格搭也不過實梗呀。奴皆為住仔半年把，水土末勿哪哼服，而且牽記上海格班客人，格落要緊煞轉哉。勿知大少幾時到格廣東？為啥奴格寓裡一逮才勿來介？」惕勤道：「我為了朋友的事，來此忙了一星期，沒得空閒看你。如今把正事辦完，那朋友又拉著我回申，偏巧碰著了你，豈不是天緣嗎？」旁邊阿珠插嘴道：「格位朋友阿就是搭一淘講閒話格介？我看見仔俚，像煞面熟得野篤。」惕勤道：「正是他，我說起來，只怕你也有些曉得。他姓陳，號叫華東，也是我們廣東人，最喜在堂子裡頑。他的場面很闊，一夜用去一二千金還不算什麼呢！」阿珠道：「嚇，就是俚，有介事格，我也聽見歇格。俚勒戲館裡看戲，為仔叫一個局，搭一個湖州人鬥氣，叫我叫，一歇歇辰光，轉仔三百多局篤，也算得殺勝會格哉。」惕勤道：「你既曉得，我去叫他來，給你們引見引見，可好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大少肯替倪攬主顧，格是頂好哉。」惕勤聽說，遂即到隔壁房內，將陳華東拉了過來。華東本是嫖中老手，一見寶玉，便說了幾句仰慕的話。寶玉也是慣家，並無羞澀態度，即放出那柔媚工夫，把華東□分籠絡，並且兼顧惕勤，面面圓到。不但華東一見如故，甚為傾倒；即惕勤亦不關礙，故此三人話得投機，在房艙中你問我答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概。直談到夜深人靜，惕勤、華東方回房安睡。

一連五天，不是你來，定是我往，路途中頗不寂寞。那天午後，輪船已抵上海碼頭，彼此整備上岸。惕勤問寶玉道：「如今到了上海，你還是仍住在原處呢？還是暫住客棧，另尋房屋？請你說明了，我好同華東兄來看你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奴原處格房子已經退仔租哉，只好暫住幾日客棧再說。橫勢奴舒齊好仔，就叫阿珠到公館裡請末哉。」惕勤點點頭，即同華東上岸先走，不表。

且說寶玉見他們先行，也要上岸。所有無數的鋪蓋、行李、箱籠、木器等物，自有阿珠、娘姨、相幫等人收拾停當，一並發上岸去。喚了幾部塌車，裝得滿滿。寶玉吩咐暫到名利客棧安歇，坐了一部人力車，與阿珠等隨後押著，一逕向法界而來。不消片刻，早到名利棧門首。寶玉給資下車，先至裡面，看定了大號官房間。然後茶房將行李搬進，一一照帳檢點，除現在要用各物外，盡堆在客房之中。好得客房甚大，即命娘姨、相幫睡在裡面，以便看守。阿珠陪伴寶玉在官房中住宿。當日部署一切，時已傍晚，不及出外遊玩。到了明天，即叫了一輛轎式橡皮四輪車，帶著阿珠，同坐到四馬路一帶探望同行中姊妹，聊敘闊別之情。有的留他

吃點心，有的留他用午膳，盤桓至兩三點鐘，又往味蕪園、愚園吃了一回茶，覺得心中暢快異常。遊覽到夕陽西下，皓月東升，方才盡興歸棧。當夜吩咐阿珠：明日早晨取自己的名片，向舊日一班熟客家裡去知照一聲：順便找尋房屋，以便早日租定，可以擇吉開張。但須在三馬路中，離原處相近為妙。

阿珠噢噢答應。一到來朝，不待寶玉起身，要緊出外辦事。拿著名片，一家一家去知照又算是拜望的，忙得飯都沒有吃。再在三馬路兜了一個圈子，看看原處有人住著，餘外亦無上好房屋，只得歸棧回覆。走到四馬路，腹中甚是饑餓，就在四時春吃些點心，方始僱車回去，已是三下多鐘了。

寶玉正在那裡盼望，寂寞無聊，一見阿珠回來，即便問道：「三馬路浪房子阿有介？啥弄到故歇辰光轉呢？奴本想要出去白相哉，又恐怕前腳後腳，格落癡格實梗等呀。」阿珠道：「格搭場化，空關格房子實頭少。就算有一兩注，才是希小格，加二舊勒齷齪，說勿中意，我亦看勿上眼。只得等到開春，各家調頭格辰光，難末好想法得來。勿然，一時頭浪，點戲要三馬路格搭，落裡有實梗湊巧介？」寶玉道：「差是勿差，奴掛牌勿掛牌，倒還勿要緊，不過等到開年，約摸有兩三個月，一逕住勒棧房裡，究竟有幾化勿便篤，格末那處嘎？」阿珠道：「要末到別場化去看看，眼下且得將就將就，等到開年再搬罷。想阿好呢勿好？」寶玉躊躇了半晌，沒有法子可想，只得點了一點頭。

兩人正當商議之際，忽聞茶房在門外喚道：「珠姐，樓下有一個娘姨，說要見這裡奶奶，可要引他上來嗎？」阿珠道：「讓我走下去看看，勿知落裡搭格娘姨。」說著，即跟了茶房下樓。見來的那個娘姨不是別人，就是從前在寶玉身邊最得寵、最知心的大姐阿金。阿珠連忙叫應道：「我道是啥人，原來是阿金姐。一向好格？倪先生一逕勒浪牽記呀！」阿金答道：「珠姐，我前頭轉去，是也叫喚說法呀。格落登勒鄉下勉強住仔五個月，要緊煞上來格或。今朝先生阿曾出去格來介？」阿珠道：「出動，勒浪樓浪，請也去坐罷。」於是阿珠在前引領，阿金在後跟隨，一同上了樓梯。將近房門跟首，阿珠便高聲喊道：「大先生，時常牽記格阿金姐來哉呀！」寶玉正為租房一事坐在那裡呆想，聽得阿珠叫喚，說是舊日的阿金來了，心中甚喜，為因阿金比阿珠更加能幹，可以與他商議此事，即便喚道：「阿金，裡向來坐！」

阿金答應，同阿珠跨進房門，卻不叫「先生」，叫了一聲「奶奶」。因寶玉嫁楊四時，他是贈嫁，所以叫聲奶奶。寶玉命他坐下，先問道：「阿金，轉仔鄉下，幾時（讀是）嫁格？嫁得阿稱心介？」阿金皺皺眉，搖搖頭，答道：「去說俚！我自從□二三歲到仔上海，就吃仔格碗堂子飯。身浪著得好，嘴裡吃得好。眼睛裡看見格，才是格班大人、老爺、少爺篤。標緻格、難看格，勿知幾化，由得我揀。故歇回到鄉下，勿由自家做主，嫁撥勒一個極粗蠢仔種田漢。格格難看末，□八個畫師也畫勿出，說出來才肉麻格。而且窮得嘸淘成，說葷腥嚙不吃，連搭日日吃青菜、豆腐，油水才勿有一點點格，熬得我嘴裡清水出格哉。我也勿怨別人，怨來怨去，怨倪爺娘勿好。從小末攀啥格親？現在害得我真真苦！」講到這裡，止不住腮邊落淚，把絹帕揩了一揩，又說道：「格落我登勒男家住仔五個月，就想仔一個主意，說仔幾句鬼話，難末脫身到上海來格呀。」寶玉道：「實梗說起來，到仔上海已經兩個月外頭哉。故歇登勒啥人家介？哪哼曉得奴勒裡間搭格呢？」阿金道：「我告訴，我八月裡一到上海，馬上就到三馬路尋，勿殼張撲仔一個空。我細細教一打聽，曉得到仔廣東哉。難末我嚙哪哼，只好耽擱勒親眷格搭，也是開堂子格。我就登勒浪幫忙。直到昨日，聽見有人講起，說轉格哉，暫住勒裡間搭，格落我尋得來格呀。」

寶玉道：「親眷格搭阿有幾個小姐？住勒啥場化？房子阿大格介？」阿金道：「俚篤住格場化就是原底子隔壁呀，倒有六樓六底房子篤。七月裡搬進去格，原本是兩家合租，故歇一家為仔生意勿好，出碼頭到杭州去哉，單剩倪親眷住勒海。只有一個小姐，名字叫胡秀林，生意雖則嚙啥，究竟房子嫌大，開銷也嫌大，格落等到下節，就要調頭搬出去格。格注房子如果奶奶住，倒真真出色呀。」寶玉道：「好是最好也嚙不，可惜要等兩個月，奴哪哼等得及嘎？」阿金道：「只要奶奶勿嫌合住，讓我搭俚去說，包月裡就搬進去阿好？」寶玉道：「能夠實梗也嚙啥。兩家軋得和格，就一淘住下去。如果開年調頭，俚篤要搬格，奴就一干子租仔。搭俚說說明白，奴打算過一禮拜要進屋格。辦舒齊仔，奴總重重能格謝末哉。」阿金道：「格套小事體，說啥格謝介？只要奶奶挑挑我，賞我吃碗飯，我已經快活煞哉！」寶玉道：「肯幫奴，頂好頂好。不過進仔新屋，叫奴『奶奶』，仍舊叫奴『先生』，省得提起前頭格事體，弄得難為情煞格。」阿金點頭答應。見天光將晚，即辭了寶玉回去。寶玉托他辦理，諒能成功，除去了一樁心事，專候他來回覆。當晚吃過了飯，便同阿珠到新開的詠寬戲園裡看了一本戲，以消半年的積悶，不須細表。

到了次日午後，阿金即來回覆寶玉，說：「此事已經說妥，請揀一個好日，搬進去末哉。」寶玉聽了，甚是喜悅；看了一看歷本，擇定□一月初□日進屋，交代阿金回去知照。阿金遵命，自去關會不提。

且說寶玉這幾天無非看戲、遊園、坐馬車、吃大菜當作正事，把廣東所得的錢財儘夠他濫使濫用。匆匆過了五天，明日即是進屋之期，一面命娘姨、相幫收拾東西，一面吩咐阿珠邀請熟客，以張場面。

諸事預備停當，故到初四那天，寶玉一早起身，等候箱籠、木器等物盡行發了過去，方才坐轎進屋。好得人手甚多，不消半日，早把房中擺設整齊，其餘也草草完備。至於各樣的點綴，卻非一時所能佈置，我且慢表。

午餐之後，一班熟客陸續都到，如馮揚勤、陳華東、胡士誠等。一個個開筵擺酒，前來報效寶玉，故寶玉就此掛牌。

晚上宣卷，更為熱鬧，雖不及前次懸牌之盛，然各種情形大略相同，看過前集的，諒已深悉，無待在下再說了。正是：

自負香名仍雀起，忽生慾念效狼貪。

要知寶玉仍居三馬路後，又有許多情節，請觀下回剖解。